

30
三十年来

Thirty Years
www.fudanpress.com.cn
复旦大学出版社
周国平◎著



一份执著，一份眷恋；一种信念，一种姿态

人间学术



NLIC 2970694903



Thirty Years

人间学术

周国平◎著



NLIC 2970694903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学术/周国平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
ISBN 978-7-309-07785-8

I. 人… II. 周…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6980 号

人间学术

周国平 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陈 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0.75 字数 322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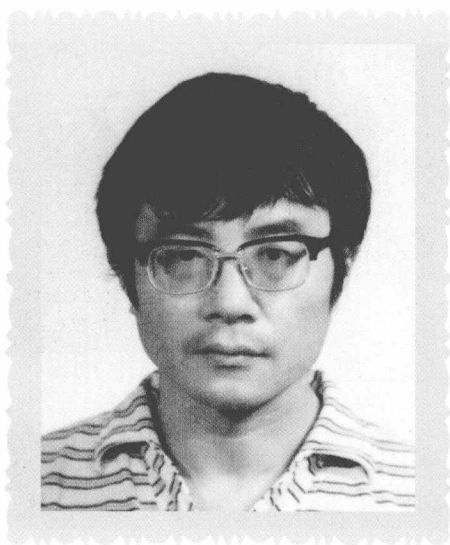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785-8/C·180

定价:3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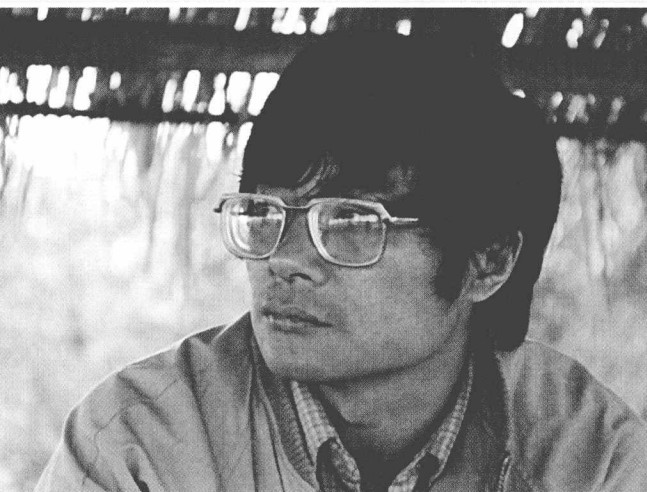


1978年,硕士研究生证上的标准照

30

THIRTY YEARS / Zhou Guoping

周国平



1988年,在云南瑞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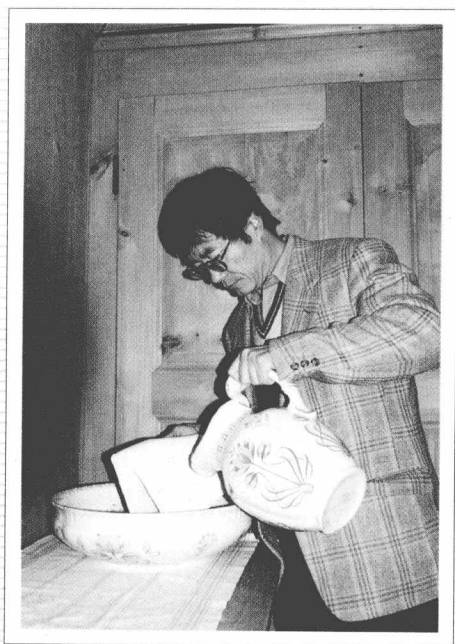


1992年,在庐山

30

THIRTY YEARS / Zhou Guoping

周国平



1998年，在瑞士 Sils-Maria 尼采故居

30

THIRTY YEARS / Zhou Guoping

周国平



1996年,在天津和读者见面



2001年初,在南极乔治王岛

序

同月三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三十年集”系列丛书，专收改革开放初入学的本科生、研究生的个人著述选本，邀我加盟，我欣然从命。

所约定的体例是，三十年里，基本上一年选一篇，最多两篇。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约定，使我得以逐年重温自己的作品，像自己做评委一样把它们评审了一番。因为是一套学者的丛书，我就注意选比较有学术含量的作品，如果当年没有，就退而求其次，算是准学术作品吧。选定以后看，二者差不多半分天下，足以证明我最多是半个学者，另一半就难逃不务正业之讥了。

我不是没有自我解嘲的理由。我的理由是，从事人文研究是可以有不同的方式的。比如说，其一，学者的方式，严格地做学问，讲究规范和方法，注重材料的发现、整理和解释；其二，才子的方式，潇洒地玩学问，讲究趣味和风格，用文字展露机智和才情；其三，思想者的方式，通过学问求真理或信仰，注重精神上的关切。我的感觉是，学者的方式可信，才子的方式可爱，思想者的方式可敬。这三种方式，我们在以往学者中都可以找到其代表人物，而我眼中最好的学者则兼具三者，我对他们是既信服，又喜爱，同时还尊敬的。

当然，我绝非这样的最好的学者，但我愿意学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精神是什么？就是智、情、魂兼修，把真、美、善打通，努力做一个头脑认真、情感丰富、灵魂高贵的人。人的天赋有高低，而这个目标都是可以追求的。说到底，做学问也是在做人，与做人脱节的学问为我所不取。我曾写过一段有冷嘲之嫌的话：“当我们围绕某一个主题读书和写作时，我们便称之为学术。我们的主题越是固定不变，以至于不再读与这个主题无关的书和不再写与这个主题无关的文章，我们就越是纯粹的学者。”我做不了这种纯粹的学者，实在是天性使然。

我于1978年9月入读研究生，从那之后，三十年来，研究的方向从苏联哲学、马克思哲学转到尼采哲学，然后写起了所谓哲理散文，重在思考中国社会转型时

期的人生困惑和精神生活问题,近些年又关注信仰和法治的建立,批评中国教育和学术的腐败,所选文章大致反映了这样一个脉络。这些东西算学术吗?我不知道,无以名之,就美其名曰“人间学术”吧。

2010年11月25日

目 录

序 / 1

一九八〇

正确评价德波林 / 1

一九八一

人的活动和完整的人性 / 15

一九八二

马克思的自由观 / 36

一九八三

人性、爱情和天才 / 48

一九八四

海德格尔的死亡观 / 54

一九八五

《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前言 / 65

阮籍与尼采 / 67

一九八六

尼采美学概观 / 89

哲学的魅力——《诗人哲学家》前言 / 102

一九八七

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 / 106

真正的学术要有恒久性和世界性——《博士论丛》总序 / 113

一九八八

人与书之间 / 114

一九八九

《尼采与形而上学》概论 / 117

爱书家的乐趣 / 119

一九九〇

悲观·执著·超脱 / 124

一九九一

人生寓言 / 129

一九九二

思考死：有意义的徒劳 / 141

一九九三

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读吴宓《文学与人生》 / 154

一九九四

救世和自救 / 163

一九九五

作为世界经验的理解和语言——伽达默尔的意义理论 / 167

一九九六

伦理学和价值层次 / 180

一九九七

哲学与精神生活 / 185

一九九八

勇气证明信仰 / 192

一九九九

中国人缺少什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 195

二〇〇〇

纪念所掩盖的 / 207

二〇〇一

孤岛断想 / 210

二〇〇二

读《圣经》札记 / 222

二〇〇三

走进一座圣殿 / 237

二〇〇四

疯癫的不同价值——尼采论疯癫 / 245

二〇〇五

学术规范化和学者的使命 / 252

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 / 257

二〇〇六

责问今日教育 / 268

二〇〇七

教育的七条箴言 / 288

为中国今天的教育把脉——评杨东平的《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 / 293

二〇〇八

中国今天最需要的是信仰和法治——重新发表《中国人缺少什么》的

作者附言 / 296

二〇〇九

以西方科学传统为镜 / 301

二〇一〇

《宝贝,宝贝》序 / 303

附录一: 关注人生的哲学之路 / 308

附录二: 周国平著译出版年表 / 318

一九八〇

纪事

1978年9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专业是苏联当代哲学。其实我对这个专业并无兴趣，之所以报考，是因为俄语学得不错，考试有把握。苏联有没有哲学，这本身是一个问题。尤其在斯大林独裁时期，政治支配一切，哲学界一些人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其中包括德波林和布哈林。我为这两人各写了一篇翻案文章，意在批判中国也长期存在的把哲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弊端，都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内刊《未定稿》上，在当时算是一种拨乱反正吧。

正确评价德波林

一

在苏联哲学史上，德波林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

众所周知，在20年代，德波林曾经担负苏联哲学界的领导工作。他创办和主编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并以这个杂志为主要阵地，同当时在苏联相当流行的机械论观点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在这场论战中，德波林阐述了他对唯物辩证法理论的一系列看法。以他为首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形成了一个著名的德波林学派。

德波林派同机械论者的论战是从1925年正式开始的。这年年初，斯捷潘诺夫在题为《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自然科学》的讲演中散布了一系列机械论观点。《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立即组织批评。斯捷潘诺夫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进行反批评，并把讲稿交季米里亚捷夫国立自然科学研究院讨论，该院全体决议表示拥护。论战就此全面展开了。在论战中，德波林派指责机械论者“放弃辩证

法”；机械论者指责德波林派“放弃唯物主义”，可谓针锋相对。到1929年，德波林派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在全苏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德波林给论战做了总结。会议通过决议，谴责机械论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倾向。这时，简直可以说德波林派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但是，事情发生了变化。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讲演，批评了“理论思想赶不上实际工作成就”^①的现象，发出了整顿理论界的信号。

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向红色教授学院中央局发表谈话，给德波林学派定了性。这个谈话的原文一直没有发表。米丁是这样披露谈话的中心思想的：“斯大林同志指示，必须清扫和铲除堆积于哲学自然科学界的全部垃圾，清查德波林派的一切著述和哲学界的一切错误。”“在着重揭露德波林派观点的反马克思主义性质之后，斯大林同志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德波林式修正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即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斯大林同志指出，在德波林派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最有害的政治派别，它是深深敌视马克思主义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的代理人，必须把它彻底铲除。”^②

1931年1月25日，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指示同德波林派“对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曲解”进行斗争。

在批判德波林的运动中，有一颗新的明星在苏联哲学界冉冉上升。他就是米丁。米丁靠反德波林起家，一举取代了德波林在哲学界的领导地位。他的所作所为，可说是开创了苏联理论界延续了二十余年的一代风气，很有典型性，不妨在此略叙一二。

1936年，米丁出版了一本题为《唯物辩证法的战斗问题》的论文集。他在序言中表白：这本书“贯穿一个意图，一个心思，一个愿望，就是怎样更好地领会斯大林同志关于哲学问题的著名的历史性谈话中发出的指示并把它体现到生活中去”；作者只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怎样更好地理解我们亲爱的导师斯大林同志的每个词和每个思想，并把它们体现和应用到哲学问题的解决中去”。作为他的表白的验证，他对德波林的批判倒确实是随着斯大林谈话的精神而不断升调的。在斯大林1929年12月演讲后，他仅仅满足于批判德波林派的“形式主义的、抽象烦琐哲学的倾向”^③。在斯大林1930年12月谈话后，他就果敢地宣布：德波林学派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直接代理人”^④，“差不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切问题都

加以修正了”，“在替一切反革命和反苏集团树立方法论的基础”^⑤，如此等等。

米丁是反德波林的一位主将，他的论点是有代表性的。直到现在我国论者对德波林的批判，也无非是重复米丁当年的老调。因此，我们打算以米丁的论点为例，说明对德波林的批判是怎样地不实求是和不公正。

一

米丁指责德波林搞唯心主义，主要是根据德波林在同机械论者论战中所发挥的一些论点。他断定，德波林对机械论者的批判“基本上是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观点出发的”^⑥。因此，首先有必要来回顾一下论战的主要内容。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在一个国家内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使得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有了更大的可能和必要。在哲学领域内，仅仅一般地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已经显得很不够了，系统地阐述和论证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而使之形成一个体系的任务越来越迫切地摆到了哲学家们的面前。德波林派同机械论者的论战正是围绕着唯物辩证法理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的。这些问题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制定唯物辩证法理论的必要性和途径的问题，另一类问题涉及这个理论的具体内容。它们主要是：

第一，关于制定唯物辩证法理论的必要性。在20年代，否定哲学的实证主义思潮在苏联流行一时，其最露骨的代表是当时彼得格勒大学的校长米宁。米宁在1922年发表一篇论文，题目就是“抛开哲学”。机械论者大多追随这种哲学虚无主义的主张，趋向于认为：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科学代替了哲学，科学本身就是哲学。例如，斯捷潘诺夫明确宣布：“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存在任何脱离和有别于科学的、具有特殊的专门研究方法的哲学部门。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观念中，唯物论的哲学就是现代科学的最后和最一般的结论。”^⑦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恩格斯的哲学著作，例如《反杜林论》，我们也许同样可以发现这种否定哲学的倾向。但是，恩格斯否定的矛头主要是指向那种凌驾于实证科学之上的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与此同时他又明确指出：在以往的哲学中，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科学，即形式逻辑和辩证法，还保持着独立的存在。机械论者否定哲学的矛头恰恰指向辩证

法理论。斯捷潘诺夫把辩证法等同于“自然科学在其自身联系中的成果”^⑧,取消了辩证法理论独立存在的资格。阿克雪里罗得只承认辩证法可以作为一种“研究具体现实的方法论工具”而存在,它只能“通过每一个个别场合,作为不同的具体内容的结果,来获得自己的不同形式”,而“如果它采取完全抽象的形态,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空洞的、无内容的烦琐哲学”^⑨。这实际上就等于把辩证法理论本身宣判为烦琐哲学,因为辩证法只要作为一种理论而存在,它当然就是“采取完全抽象的形态”。德波林也十分强调辩证法的方法论意义,但同时又坚持认为有必要把这种方法系统化,形成一种理论。他写道:“辩证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无非是一般的方法论,同时也是科学理论,即一般科学认识的理论。”^⑩他明确主张,辩证法作为“科学思维的理论”有独立存在的权利。在这个问题上,德波林的观点是同恩格斯相一致的。

第二,关于制定唯物辩证法理论的途径。对于机械论者来说,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们根本否认辩证法理论有制定之必要。就辩证法作为一种方法而言,他们一般认为,这种方法应当通过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成果而建立起来。另一些人,例如阿克雪里罗得,认为没有必要再来制定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因为方法已经制定好了,任务在于制定伦理学和美学的理论。与他们相反,德波林认为,唯物辩证法理论仍有加以系统地制定的必要。他主张通过研究辩证法的自觉的历史形式,首先是黑格尔辩证法,来完成这个任务。他写道:“新的历史时代的当务之急在于,依据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给予它的批判,创立唯物主义的逻辑。”^⑪“……黑格尔的逻辑学理当成为唯物辩证法的起始点。另一方面,从逻辑结构的角度来‘解释’马克思的《资本论》,对于唯物地改造黑格尔的逻辑定将提供一个正确的方向。”^⑫对于怎样唯物地改造黑格尔的逻辑,德波林有一些初步的设想,其要点是:抛弃唯心主义的出发点——绝对精神,而代之以物质;对范畴重新加以组合;组合应当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来进行;作为开端的抽象,不应当是绝对无规定的存在,而是相对简单的存在。毫无疑问,这些设想还是相当粗糙的。但是问题在于,德波林的总的看法,即通过唯物地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途径来制定唯物辩证法理论。究竟是否允许呢?机械论者认为,这是不允许的。阿克雪里罗得把这种做法称作俄国马克思主义史下的第三次修正,指责德波林把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结合起来了。米丁也认为,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将在后面适当的地方详细分析这个问题,并且证明:德波林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是同马克思、